

# 石英：红色徐霞客

董之一



石英

# 石英开见『英』

张全宝

近年年已九旬的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石英先生，又有情感散文新著《窗外那片树林》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。石英写作生涯已70多年了，仅散文诗歌作品就卷帙浩繁，主题大概分为两部分，一部分是逡巡于历史人文中，以他对地理文化的博闻强识，勾连出意趣幽远的历史况味；还有一部分就是回溯激情岁月，缅怀老一代人的“美丽牺牲”。

后者所占的篇幅并不太多，红色基调所独具的美学感受，使这一部分创作显得耀眼闪亮。在石英的文著中，我感觉他葆有半世纪前的理想情怀，现至耄耋，却愈发纯真，竟然有一种少年布尔什维克的纯色。可能人到老年，随着历史岁月的砥砺，少年时的那种理想反而更加清亮。

他70多岁时竟专门攀登川西北的雪山，体验红军长征之艰苦。他在近年出版的散文集《历史的红色纹理》中写他在雪山之巅的感受：“天幕伸手可及，天地之间一片白色，没有一丝杂质。很纯很纯，但纯极了反有几分可怖。不管怎样，人却要从天和山之间的缝隙中挤过去。有缝要挤，没缝也要撕开一条缝。挤过去，撕开了，就可以活下来；人活下来，革命就活下来！”

冠革命以诗意，是他一向的风格。

他寻访唐诗宋词、南朝北魏的遗迹时，从未忘记已进入历史的红色印记，甚至因为那种高亢的悲色而更为青睐。几十年兴趣所致，专门采访或邂逅于心，星星点点，渐成锦绣。

更为难得的是，他的记忆力超群，文史知识丰厚，可以寻得一般人难以触及的红色印迹，铺就了一大卷丰厚翔实、由散文和诗歌勾画的红色地图。有人开玩笑称他是“红色徐霞客”。可是真正知道的人明白，他意不在寻景，所有的景物都是他抒发几十年不变真情的道具。

《历史的红色纹理》中写在长汀就义的瞿秋白：“‘此地正好。’他最后的呼喊成就了应有的名节。当子弹从枪管里喷出，封闭了曾经见过列宁的眼睛。然而，背后群山石隙的眼睛却大睁着，见证着这悲恸而肃穆的一幕。”

一般来说，他以理性客观的笔触尽量掩藏其沛然的情感，但有时到了历史悲情处，内里乾坤太炙热了，也会一啸冲破：“我仿佛听到有人在反问我：‘我们只见过西安乾陵武则天的无字碑，没看到雪山上有什么无字碑。’我眼含热泪回答他：‘那些向阳坡上洁白晶莹的山体剖面，不就是一座座无字碑吗？’”

石英年已九旬，但初心不改，愈加苍劲。因之于何？我想跟他童年的熏陶大有关系。他生长在胶东黄县，家境窘迫，受尽富家子弟的欺辱。家乡成了解放区后，他一下子感受到了那种清明气象，对比很强烈。其中一件事他一辈子眷念不忘，写在了《历史的红色纹理》中。

他在家乡上完小，因为爱读书，竟让当时我党的一位地委书记知道了，专门叮嘱石英到他那儿去看报纸。小男孩也真摸进了地委书记的办公室，地委书记好像早有准备，报纸整齐地摞放在那。“我规规矩矩地坐下来翻看，彼此好像心照不宣，各不相扰。”有一次，他抽动报纸时，不小心带倒了墨水瓶，把报纸文件都濡染了。这名十一二岁的男孩很惶惑，而地委书记把桌子收拾干净，一直软言安慰，生怕他下次不敢来了，反复叮嘱，下次还要来啊！那安抚的眼神，石英记了几十年。

他在《历史的红色纹理》中还写了一段童年记忆，很是凄美：

战争时期，整个山东半岛活跃着一支“八路”文工团，其中有一名女文工团员兰娟，“身穿灰军装，腰扎皮带，鹅蛋脸，中高个，腰

身好看，步态轻盈”，能写能画，能演能唱，是整个团里的台柱子。演出时她全身心投入，情感真挚。跟她演对手戏的反派角色可就倒霉了，往往被观众千夫所指，唾骂追打。

整个山东半岛，从烟台到威海，从石英的老家黄县到潍坊，甚至敌占区青岛、还乡团盘踞的部分市镇，敌我双方，都知道八路军有一个了不得的女孩子兰娟。就在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兰娟的时候，她突然再也没有出现。人们纷纷询问打听，有人说她南下，有人说她负伤住院了。石英和很多人一样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潜意识中知道什么，但又不愿意面对真相。真相还是来了，县城西门外的一片枣树林，新添了十几座“八路坟”。那是一天晚上文工团正在演出时，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突然奔袭近20公里，专向文工团痛下杀手，实际上是冲着兰娟去的。年轻的男女队员牺牲了十几位，被埋在了枣花飘香的地方，俯瞰着他们曾经演出的大地。有人指认，其中第二排第三座坟就是兰娟的……

壮怀激烈，咏叹牺牲，咀嚼悲凉，是石英红色诗文的内容，也是他作品的美学特色。他走在壮丽山河中，也走在个人难以释怀的境界中。他80多岁的时候，从井冈山又一次来到长汀，体悟那缕义勇：

“长汀，顾名思义，长长的水中一小洲……在那小洲上伫立着一戴眼镜的同志先生，手捧一部《赤都心史》，望着东北方的上海方向，他抱憾没能再次到达那里，但心语：‘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！’”

石英70多年的创作只为英雄唱美歌，我们真该感谢他，在正史之外为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，记录了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美丽的奋斗牺牲，所谓写革命以美意，冠牺牲以诗情。

注：董之一，原名沙林，《中国青年报》原“冰点”栏目资深记者，《中国海洋石油报》原总编辑。

一场著名战役，一位著名人物，让他心系一地，一生牵挂，几番重游。他就是石英，这一地就是莱芜。

知悉石英之名，很早了，但是与他相识，是在2023年10月中旬。应济南吴伯箫研究会之邀，石英先生再访莱芜。在吴伯箫文学馆，文朋云集，座无虚席。我有幸聆听了讲座，还与他共进午餐。

石英原名石恒基，山东龙口人，毕业于南开大学，曾任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。1996年，莱芜举办首届吴伯箫全国散文大赛，他应邀参加评委会。当时，他人住莱芜宾馆，即兴发挥，为很多同志题词，多为姓名嵌首联。我曾一睹其书法风采：内敛外拓，遒劲豪迈。

石英先生履历丰富，饱经风霜，因而痛彻人生，弘道养正。他念兹在兹的两件事，非比寻常，就是其两度蝶变式“开化”。

1944年深秋，他在本村读初级小学。这天早晨，在上学必经的石灰墙上，他突然发现了好多大字标语，署名“县各救会”。他并不懂其意，问过路人，才知其全称为“各界抗日救国会”。正是那十几条标语，有如云开日出，搅动了心田，激活了梦想，他毅然加入革命队伍，成了“小八路”。不久，年仅13岁的他，参加了1947年初的莱芜战役——这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，散文《一个夜晚跨越了一个时代》，诗篇《从莱芜到孟良崮》，当为有力佐证。

1979年的夏秋之交，供职百花文艺出版社时，石英先生受命创办《散文》月刊。为办好刊物，他前往人民教育出版社，专访吴伯

箫长达两个小时。散文是一种清淡而淳朴的文体，不应追求轰动效应；不主张散文作家排名，因为文学作品不是粮食，不能用数字计量，要提倡辩证观点；必须重质量、重特色，有自己的风格，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……吴伯箫这些观点，令他茅塞顿开，后因散文成就而受重用，被调入人民日报社——这是他文学生涯的重要支点，此行深情凭吊吴伯箫故居，题写“吴家花园，散文故乡”，就是肺腑心声。

同是媒体人，爱好相似，有共同语言。午餐时，我紧靠石英先生而坐，坦率交流。石英先生曾经枪林弹雨，阅尽世事百态，博览诗书画卷，浸润身心，诉诸笔端，才使得作品有深度和厚度。对此，石英先生微笑颌首，伸出大拇指，表示认可和赞赏。

在讲座中，石英先生一再谈到人性，强调“人性向善”。出生于旧中国至暗时代，童年时期受过欺凌，十多岁亲临战场，才感知“战争中没有小孩”；财主家有人支持革命、穷人家也有恶棍，才感悟“不能以贫富划分善恶”；曾有富家子女挺身保护自己，才感慨“侠客，不是穷人的专利”；关键时刻，自己选择了正确道路，才感触“人生有时是幸运，并非你有多大能耐”……于是，后来的文学创作，喷薄而出：长篇小说《火漫银滩》《血雨》《离乱之秋》，散文集《秋水波》《母爱》《回声集》《哲理之花》，传记文学《吉鸿昌》《不灭的火焰—马骏传》，诗集《故乡的星星》《当代正气歌》等。中篇小说《文明地狱》，创作于1965年，发行60万册，大报争相转载；诗歌《支书家的新嫂子》，收录于《朗诵诗选》，一

度风靡全国；长篇小说《同在蓝天下》，1981年出版，是他最满意的作品，展示了新时代女性风采……可谓涉猎广泛，多栖并进，各臻其妙，被誉为“文坛常青树”。

石英先生透露，在创作初期，自己也遇到过“卡壳”，硬是闯过“梗阻”，奋力前行。他崇拜诗圣杜甫，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，所以其语言新颖独特。他认为，作品主题深刻与否，重在关联和延伸。他写“狼牙山五壮士”，将5个人与5万万人关联；写“海阳地雷战”，将地雷声与呐喊声呼应……他说“不老实不真实，太老实也不是艺术”“无正气何以为人，无正声何以以为诗”“散文好散文差，散文最忌一般化”。谈到名气，他坦言：一个人“露多大脸受多大罪”……瞧瞧，尽是些人生悟道和至理名言。

石英开见玉，玉琢成“英”。正如“崇尚英雄才能产生英雄”，受正义感召走向光明，从而毕生坚守正义；受教于大师才情迸发，从而始终崇敬大师。石英先生一路成长成才成名，成为文坛精英和翘楚，源于他的选择、机缘和追求，更源于他的思辨、勤勉和执着。

已九十高龄的石先生，面红齿白，耳聪目明，神采奕奕。午餐进行中，他笔挺而立，气定神闲，字正腔圆，纵情一曲京剧《霸王别姬》，赢得满堂喝彩。多年来，石英先生不忘初心，肩扛使命，奔走各地，不仅用作品，更是用行动，诠释文学的价值和力量，播撒“红色”因子，光大优秀文化，续写和演绎文坛不老传奇。

注：张全宝，作家，济南日报报业集团原党委委员。